

《集韻》收錄武后新字研究*

陳 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提 要

《集韻》標注「唐武后作」或「唐武后改作」的文字共有十八個字，將這些文字與其他的字書、唐代的墓誌銘等資料比對，發現其來源可分為四大類，一、以前有所承的文字為新字，如地（塋）、日（囧）、國（圀）；二、據已有的文字變易或增減筆畫為新字，如天（𠂇）、壘（〇）、正（𠂇）、月（囧）；三、新造的文字，如初（𠂇）、臣（思）、人（𠂇）、君（胤）、季（𠂇）、載（胤）、照（𠂇）、聖（𠂇）、證（𠂇）、授（𠂇）；四、誤識為新造的文字，如生（𠂇）。其字形與墓誌銘的文字相符者，僅為地（塋）、日（囧）、國（圀）、正（𠂇）、天（𠂇）、壘（〇）、臣（思）、人（𠂇）、季（𠂇）、載（胤）、聖（𠂇）、授（𠂇）等十二字。又「新造的文字」中，因筆畫繁複或偏旁複雜，多數的字書或是相關文獻載錄的文字多有訛誤。

關鍵詞：集韻 唐代 武后新字 文字

*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指正，惠賜諸多寶貴意見，使本論文能更臻完備，特此致謝。

《集韻》收錄武后新字研究

陳 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漢字的發展一脈相承，上自殷周甲骨文、金文，下至秦漢小篆、隸書，其間的文字形體雖有變化，仍可據後代的文字兩相比對，得知其形義的由來。然而隨著時代的更迭，六朝以來新造許多文字，部分文字雖以「會意」的方式造字，卻與小篆的「會意」不同。武則天建立大周，在位約十五年，其間新造不少文字，但是隨著大周被推翻，當時新造之字多已消失，除了相關的傳世文獻載錄武則天時期新造文字之事外，因後代的字書未能完整保存這些文字，遂造成目前所見的傳世文獻對於當時所造新字的數量多有歧異。正因此故，前賢多針對武則天所造新字的數量與各字產生的時間加以討論，或是據傳世文獻所言的文字結構、內涵等論其是非^①，而少涉及對於某傳世文獻載錄的字形進行比對與分析。

① 關於唐代武后改字、造字的數量或是每個字出現的年代等相關問題的討論，如（日）常盤大定：〈武周新字の一研究〉，《東方學報》第6冊（1936年2月），頁5-42；董作賓、王恆餘：〈唐武后改字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下冊》第34本（1963年12月），頁447-476；梅應運：〈敦煌石室經卷題記之研究〉，《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8期（1966年9月），頁235-290；郭也生：〈武則天造字〉，《文史知識》第5期（1982年），頁113；（日）佐佐木利三：〈日本金石文に見之む則天文字〉，《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東方學論集》（京都：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會，1982年12月），頁201-210；施安昌：〈從院藏拓本探討武則天造字〉，《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83年），頁30-38；施安昌：〈關於武則天造字的錯誤與結構〉，《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84年），頁84-90；施安昌：〈武周新字「國」制定的時間——兼談新字通

因目前所見載錄武則天所造新字的字書或韻書，以《集韻》的成書時代較早，資料亦為完備，書中除列出字形外，並言其字音、字義等。所以本文在討論上以《集韻》收錄的文字為主要材料，並在古、今文字的基礎上，透過比較與分析，將之與相關載有武則天時期新造文字的圖書文獻、墓誌銘等資料比對，如《中國歷代墓誌大觀》、《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新中國出土墓誌》、《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故宮博物院藏歷代墓志匯編》、《南京歷代碑刻集成》、《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等書收錄的載初、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年間的437筆資料所示^②，藉以知曉《集韻》收錄的新造字何者是前有所承者，何者是

行時的例外》，《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1991年），頁60-64；施安昌：〈武則天造字之訛變——兼談含「新字」文物的鑑別〉，《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92年），頁58-62；（日）藏中進：〈則天文字の成立とその本邦將來——『千唐誌齋藏誌』拓影墓誌を中心にして——〉，《和漢比較文學研究の構想》（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3月），頁161-188；王三慶：〈敦煌寫卷中武后新字之調查研究〉，《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12月），頁437-464；王三慶：〈論武后新字的創制與興廢兼論文字的正俗問題〉，《成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05年12月），頁95-120；何漢南：〈武則天改制新字考〉，《文博》第4期（1987年），頁63-67；李靜杰：〈關於武則天「新字」的幾點認識〉，《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97年），頁56-60；王維坤：〈武則天造字的分期〉，《文博》第4期（1998年），頁64-68；宋建華：〈唐代墓誌銘中武后新字之調查——以《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為範疇〉，《許鏞輝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9月），頁379-412；李君明：〈武則天改字淺識〉，《北方論叢》第6期（2004年），頁130-131；齊元濤：〈武周新字的構形學考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5年），頁78-81；陸錫興：〈論武則天制字的幾個問題〉，《中國文字研究》第14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3月），頁120-127；盧善煥：〈關於武則天造字的幾個問題〉，《文史知識》第11期（2011年），頁100-107；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8月）；常萍：〈武周新字的來源及在吐魯番墓志中的變異〉，《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6年），頁95-100；張涌泉：〈敦煌寫卷武周新字疏證〉，《中國文字學報》第7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7月），頁209-232；關慧琳：〈武周新字通行和消亡過程中的幾個問題〉，《文教資料》第35期（2018年），頁51-53。

② 因前人已據敦煌寫卷、《千唐誌齋藏誌》中的武后所造新字作過相關的統計，故本文僅據《中

真正的新造之字，並進而瞭解這些文字的結構何者為是，何者為非。

二、歷代文獻載錄武后造字之異說

武氏為唐高宗的皇后，在高宗去世後數年，代唐為周，其間不僅時常改元更換年號，如載初、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神龍等^③，亦新造諸多文字，如：《舊唐書·高宗中宗諸子》云：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④

可知當時為避武氏的名諱，因「照」與新造的「曷」字同音，遂將「重照」改稱為「重潤」。「曷」字為武氏之名，此字亦較為後代所熟知，然其他新造的文字，究竟有多少，其字形為何，歷來文獻載錄的資料不一。武后造字之事於歷代文獻中載錄的內容與字形、字數多有差異，然為避免篇幅過大，又為知曉《集韻》收錄之字與其他文獻的異同，以下據唐代以降所見相關文獻，列舉數說，條列說明，藉以明瞭其間的同異。

（一）五代

唐代滅亡，五代興起，據《舊唐書·則天皇后》云：

國歷代墓誌大觀》、《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新中國出土墓誌》、《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故宮博物院藏歷代墓志匯編》、《南京歷代碑刻集成》、《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等書收錄的文獻加以統計。

③ (後晉)劉昫等奉敕撰，(清)沈德潛等考證：《舊唐書》，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冊268，卷6，頁109-115。

④ 同前註，卷86，頁30。

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神皇自以「墨」字為名，遂改詔書為制書。^⑤

載初元年，武氏自名為「墨」，並將「詔書」改為「制書」，於此未載錄其他的新造字。

（二）宋代

宋代文獻或見武則天時期所造新字的資料，如《冊府元龜》云：

（開成）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卻書其本字。^⑥

僅言「天后所撰十二字」，未載十二字的字形，並言諸字為「天后所撰」。

又《新唐書·高宗則天武皇后》云：

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墨、𠄎、峯、乙、囧、○、𠄎、思、𠄎、𠄎、垂、𠄎，十有二。太后自名墨。改詔書為制書。^⑦

載初年間，有十二個新造的文字，依序寫作墨、𠄎、峯、乙、囧、○、𠄎、思、𠄎、𠄎、垂、𠄎，武氏以「墨」字為名，將「詔書」改為「制書」。

又如《資治通鑑·唐紀》云：

⑤ 同前註，卷6，頁109。

⑥ （宋）王欽若等奉敕撰：《冊府元龜》，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冊904，卷160，頁786。

⑦ （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清）沈德潛、葉西等考證：《新唐書》，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冊274，卷76，頁10。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

胡三省云：

十二字：照為嬰、天為丙、地為壘、日為乙、月為囧、星為○、君為胤、臣為思、人為丕、載為胤、年為垂、正為卣。又有證為鑿、聖為睡二字。^⑧

〈唐紀〉提供幾點新的訊息，一為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個文字再進獻至朝廷，由「改造」二字推測，係將天地等十二字或新造或據原有的字形而改，二為武氏於丁亥日以「嬰」為名。又據胡三省之言，此十二字依序是照為嬰、天為丙、地為壘、日為乙、月為囧、星為○、君為胤、臣為思、人為丕、載為胤、年為垂、正為卣，此外，又新造二字，即證為鑿、聖為睡，可知司馬光僅載錄為十二個新造字，至胡三省又新增二個字，合計為十四個字。

又據《唐大詔令集·改元載初赦》云：

朕宜以明空為明……特創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於詁體，下有改於新文。^⑨

書中以為新造的文字僅為十二個，這些文字並非全部新造，部分係據古體的字形，部分為新造的字形。

再者，《通志·論變更》云：

⑧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臺北：啟明書局，1960年5月)，卷204，頁1376。

⑨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4月)，卷4，頁20。

𠄎代天、壑代地、☉代日、☽代月又作匣、○代星、𠄎代臣、𠄎代載、𠄎代初、𠄎代年、𠄎代正又作𠄎、𠄎代照、𠄎代證、𠄎代聖、𠄎代授、𠄎代戴、囿代國。右武后更造十八字代舊十六字，史臣、儒生皆謂其草創無義。以臣觀之，天作𠄎、日作☉，並篆文也。年作𠄎、正作𠄎，並古文行於世者，授古文亦有作𠄎、𠄎者。國亦有作囿者。地籀文或有作壑者。星，《崔希裕纂古》而作，孰謂其草創而無所本與？^⑩

〈論變更〉指出新造字有十八個，即𠄎代天、壑代地、☉代日、☽代月又作匣、○代星、𠄎代臣、𠄎代載、𠄎代初、𠄎代年、𠄎代正又作𠄎、𠄎代照、𠄎代證、𠄎代聖、𠄎代授、𠄎代戴、囿代國，並以此十八個字取代原有的十六個字；又「授」字除了寫作𠄎外，另見𠄎的字形，「國」字有囿、囿二種字形，「地」字亦有壑、壑二種形體，「星」字寫作「○」，其形係據《崔希裕纂古》收錄的字形。可知共有二十一個新字，這些新字有部分取自其他文獻載錄的文字，亦即其有所本，並非全部新造。

又《賓退錄》云：

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壑、𠄎、𠄎、𠄎四字合，證作𠄎、聖作𠄎、君作𠄎，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囿，亦武后所改。^⑪

指出山水土為「地（壑）」、千千萬萬為「年（𠄎）」、一忠為「臣（𠄎）」、一生為「人（𠄎）」，此四字皆能符合文字的構形，但是永主久王為

^⑩ （宋）鄭樵撰：《通志》，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冊373，卷35，頁418-419。

^⑪ （宋）趙與時撰：《賓退錄》（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6月），卷5，頁52-53。

「證（𡗗）」、長正主爲「聖（𡗗）」、一人大吉爲「君（𡗗）」，卻與文字構形不同；又言「國」字寫作「囿」，該字於宋代時期的大理國文書中依舊使用。可知武后時期新造的「囿」字，並未因武周的終結而立即消失。

又《宣和書譜·賜錢鏐衣襟書》云：

攷其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畫，自我作古為十九字。曰：𡗗天、𡗗地、囿日、囿月、○星、𡗗君、𡗗年、𡗗正、𡗗臣、𡗗照、𡗗戴、𡗗載、囿國、𡗗初、𡗗證、𡗗授、𡗗人、𡗗聖、𡗗生。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書契，咸用其字。¹²

其言「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畫」，係從新字的形體言之。

（三）明代

明代文獻載錄的資料或與宋代不同，如《書史會要·皇后武氏》云：

攷其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畫，自我作古為十九字。曰：𡗗天、𡗗地、囿日、囿月、𡗗初、𡗗證、𡗗授、𡗗人、𡗗聖、𡗗生、○星、𡗗君、𡗗年、𡗗正、𡗗臣、𡗗照、𡗗戴、𡗗載、囿國。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書契，咸用其字。¹³

據其意，或依當時對於某個詞意、文字字義的認知，增減已有之文字的筆畫，重新造出十九個新字，依序爲𡗗一天、𡗗一地、囿一日、囿一月、𡗗一初、𡗗一證、𡗗一授、𡗗一人、𡗗一聖、𡗗一生、○一星、𡗗一君、𡗗一年、𡗗一正、𡗗一臣、𡗗一照、𡗗一戴、𡗗一載、囿一國。

¹² （宋）撰人不詳：《宣和書譜》（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頁47。

¹³ （明）陶宗儀著：《書史會要》（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11月），卷5，頁132。

(四) 清代

清代載錄的資料，如《續通志》云：

作璽、**丙**、**峯**、乙、囧、○、**夙**、**思**、**夙**、**夙**、**垂**、**缶**，十有二文。
按吳縝《糾繆》云：考《集韻》有**圭**、**猥**、**夙**、**匪**、**囧**、**肆**、**璽**七
字，亦后所作。然則不止十有二文也。¹⁴

指出共有十九個字，依序為璽、**丙**、**峯**、**乙**、**囧**、**○**、**夙**、**思**、**夙**、**夙**、**垂**、**缶**、**圭**、**猥**、**夙**、**匪**、**囧**、**肆**、**璽**。

(五) 民國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云：

《唐書·藝文志》有武后《字海》一百卷，百卷之書今不傳。世傳武后
勅制之新字十有八，天為**𠄎**，地為**峯**，日為**☉**，月為**☾**，又為**囧**，星
為**○**，臣為**思**，載為**夙**，初為**夙**，年為**垂**，正為**正**，又為**缶**，照為**璽**，
證為**璽**，聖為**璽**，授為**猥**，戴為**夙**，國為**囧**，新制十八字，以代舊十六
字。而王觀國《學林》又有**夙**即君字，**厶**即人字，**夙**即吹字，則勅制者
已不止十八字。王觀國議其贅作，鄭樵謂其草勅有本，要皆未為平論，字
當勅作，乃文化進步當然之事。惟武后所制之二十一字，舊字既用為習
慣，不必改作，且改作之新字，其筆畫除星字外，皆繫於舊字，勅制未為
非是，惟勅作之新字，則有可商量處也。¹⁵

¹⁴ (清) 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續通志》，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冊393，卷71，頁255。

¹⁵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9月)，頁131-132。

據胡樸安之言，《唐書·藝文志》中載錄武后時有《字海》一百卷，其書今已亡佚，傳世的新造字應有二十一個字，依序是天爲𠄎、地爲峯、日爲☉、月爲☾、星爲○、臣爲思、載爲廩、初爲𠄎、年爲𠄎、正爲𠄎、生爲𠄎、照爲𠄎、證爲𠄎、聖爲𠄎、授爲𠄎、戴爲𠄎、國爲囿、君爲𠄎、人爲𠄎、吹爲𠄎。

據唐代以降迄民國以來的文獻所示，武后時新造的文字有十二字、十四字、十八字、十九字、二十一字諸說。以下將上列文獻中明確言及某字爲武后時所造之字，且明言該字的本字爲何者，臚列於下表，以清眉目。

	天	地	日	月	星	臣	載	初	年	正	生	照	證	聖	授	戴	國	君	人	吹
胡三省	𠄎	峯	☉	☾	○	思	廩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通志	𠄎	峯	☉	☾	○	思	廩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宣和書譜	𠄎	峯	☉	☾	○	思	廩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書史會要	𠄎	峯	☉	☾	○	思	廩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胡樸安	𠄎	峯	☉	☾	○	思	廩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三、《集韻》收錄「唐武后作」文字的來源

六朝以來有許多新造的文字，這些文字或爲形聲，或爲會意，與小篆的偏旁組合不同。據傳世文獻所載，如《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

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¹⁶ 在解說字形時因析離形體、解散結構，而有「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之說。又如《顏氏家訓·雜藝篇》云：「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¹⁷ 這些新造的文字或依據對某個詞意、文字字義的認知，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作爲偏旁，結合成一個會意字，遂產生「百念爲憂」、「言反爲變」、「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等字。甚者，在宗教界亦新造文字以爲其宗教之用，如道經「佛」字作「𣎵」，或〈老君碑〉所見之「躬（爐）」、「𤇀（燒）」、「𣎵（壽）」等字。據此可知，從六朝以來所見之新造的文字，多以此種新的會意方式造字。

關於《集韻》的版本，有宋刻本、曹刻欄亭揚州使院刊本、嘉慶重刊本、姚氏咫進齋本、述古堂影宋鈔本等。本文在材料的使用上，係以學海出版社出版之上海圖書館收藏述古堂影宋鈔本爲主，若收錄的資料有所殘缺、訛誤，則以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爲輔。

以下茲據《集韻》標注「唐武后作」或「唐武后改作」的十八個文字，透過與其他的字書、唐代的墓誌銘等資料比對，將其分爲以前有所承的文字爲新字、據已有的文字變易或增減筆畫爲新字、新造的文字，以及誤識爲新造的文字等四類，逐項說明。

（一）以前有所承的文字爲新字

1. 地（塋）



















《集韻·至韻》：「地**𡵓**塋坐塋。徒二切。《說文》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列也。籀作**𡵓**。或作坐。唐武后作坐。」¹⁸

「坐」字言「唐武后作」，係从山、水、土的會意字。據隋代墓誌銘所見



¹⁶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頁1187。





¹⁷ 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8月），頁574-575。

¹⁸ （宋）丁度等：《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11月，述古堂影宋鈔本），頁476。

「地」字作「」〈李肅墓誌〉，唐代作「」〈李修己墓誌〉¹⁹，出現於神龍三年九月十一日²⁰，字形同於《集韻》之「」，可知「」字前有所承，非武則天時期新造的文字。又《古文四聲韻》同時收錄「」、「」二字，言出於《崔希裕纂古》²¹，據《玉篇·土部》「」字，云：「迪利切。古地字。」²²《字彙補·土部》「」字，云：「《集韻》或作，省文也。」²³可知「」為「」的省文。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大多寫作「」，《通志》收錄二種字形，寫作「」、「」，據墓誌銘所見「」、「」，作「」者為「」的省文。

2. 日 (囧)

《集韻·質韻》：「日。入質切。《說文》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唐武后作。」²⁴

甲骨文作「」《合》(33698)，金文寫作「」〈召鼎〉、「」〈師虎簋〉²⁵，《說文》作「」，云：「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

¹⁹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3月），頁216。

²⁰ 為避免繁瑣，文中僅於引用武后新字之墓誌銘時列出該器的器名與年代，若非武后新字則僅書其器名。

²¹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臺北：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5月，碧琳瑯館叢書本），頁211。

²²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張氏澤存堂本），頁8。

²³ （清）吳任臣輯：《字彙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清康熙五年彙賢齋刻本），冊233，頁495。




²⁴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663。

²⁵ 文中引用之字形，多採用相關的字書，以電腦掃描放入文中。引用的甲骨文係據劉釗、洪颺、張新俊之《新甲骨文編》；引用的金文據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之《金文編》，字形部分出自黃沛榮編製之《金文編·電腦古文字形》，器名則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之定名，為避免篇幅過大，文中一律僅列出該器名稱，未加上書名與編號；引用的秦簡文字據張守中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引用的楚簡帛文字，據滕壬生之《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字形見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頁383；容庚編著，



形。☉，古文，象形。」²⁶又小徐本古文作「☉」²⁷，「日」字內部的形體或為「一」，或為「·」，古文作「𠃉」、「𠃊」，應是由「一」變化而來。「𠃋」字言「唐武后作」，《汗簡》「日」字收錄一個字形，寫作「☉」《說文》²⁸，字形同於「☉」，「𠃋」應源於「☉」的形體而隸定。墓誌銘所見「日」字作「☉」〈田僧墓誌〉²⁹，出現於載初元年七月八日，辭例為「翻日車而匪及」，或見作「☉」，出現於天授二年二月七日，辭例為「七日」。³⁰董作賓與王恒餘據相關的墓誌資料指出「☉」之「○」為「日」的外形，「𠃌」為「金烏」，改「日」為「☉」係取「日中有烏之意」³¹；施安昌以為「乙」應是鳥形，它有金烏與鳳的象徵意義。³²然「日」字中間橫筆，是由區別符號「一」、「一」，過渡至美觀的波狀形「𠃉」、「𠃊」，進而寫作「𠃌」，其筆畫並無實義，言「日中有烏之意」或有「金烏」與「鳳」的象徵意義者，蓋為後人的附會誤解。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為四類，如《新唐書》、《續通志》、胡三省所言之「☉」，係將「𠃌」寫作「乙」；《宣和書譜》之「𠃋」、《書史會要》之「𠃋」，字形與「𠃋」相同；胡樸安所言之「☉」，字形同於「☉」；《通志》之「☉」的形體與「☉」相近，而與其他文獻的寫法不同，或因書手抄寫之故，或是古代雕版印書的因素，致使「☉」作「☉」。又將其










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3月），頁455。

- ²⁶（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陳昌治刻本），頁137。
- ²⁷（漢）許慎撰，（南唐）徐鉉撰：《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2月，祁雋藻刻本），頁133。
- ²⁸（宋）郭忠恕編，（宋）夏竦編，（民國）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9月），頁19。
- ²⁹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10月），頁216。
- ³⁰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武后新字字譜》，頁498。
- ³¹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461。
- ³²施安昌：〈關於武則天造字的錯誤與結構〉，頁88-89。

他文獻與墓誌銘「日」字之「」比對，「」的形體同於「」。

3. 國（囯）

《集韻·德韻》：「國。骨或切。《說文》邦也。古作。唐武后作囯。」³³

「囯」字言「唐武后作」，該字形亦收錄於《古文四聲韻》，言出於《崔希裕纂古》³⁴，此外，《玉篇·口部》收錄「囯」、「囯」二字，云：「古文國字。」³⁵《龍龕手鑑·口部》收錄「國」、「囯」、「囯」、「囯」、「国」、「國」等字，云：「正作國。」³⁶可知「囯」為後起之字，字形从口从八从方，以八方之土意謂「邦國」的意思。又《通志》收錄二個「國」字，寫作「囯」、「囯」，作「囯」者係省減「八」，以从口从方作為「國」，其意不甚清晰，或為誤寫所致。據〈武后新字字譜〉收錄的「國」字作「」、「」，二字依序出現於證聖元年的六月十四日與八月二十七日³⁷，辭例為「利建亨國」、「上柱國」，又「」〈傅思諫墓誌〉³⁸、「」〈潘師正碣〉³⁹二字依序出現於聖曆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與聖曆二年二月八日，辭例為「觀國之賓」、「上柱國」。此外，據陳俐君考證，「國」字的改字，首次出現在證聖元年正月二十九日的〈開國公劉府君夫人隴西郡君李氏墓誌銘〉之「」字⁴⁰，因其圖版模糊，實難看出為「囯」字，然據「」、「」二字可知「囯」字應為證聖元年新造。「」的字形同於《集韻》之「囯」，將其他文獻與墓誌銘「國」字之「」

³³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764。

³⁴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338。

³⁵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張氏澤存堂本），頁131。

³⁶ 潘重規主編：《龍龕手鑑新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6月，四部叢刊續編影宋刊本），頁41。

³⁷ 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武后新字字譜》，頁872。

³⁸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頁329。

³⁹ 張敏：《唐代隸書碑刻異體字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頁104，頁189。

⁴⁰ 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頁121。

比對，除《通志》所見「囧」外，餘者皆與「囧」的形體相同。

(二) 據已有的文字變易或增減筆畫為新字

1. 天 (𠂔)

《集韻·先韻》：「天𠂔𠂔。他年切。《說文》顛也，至高無上。一曰：『刑名，剝鑿其額曰天。』古作𠂔。唐武后作𠂔。」⁴¹

甲骨文作「𠂔」《合》(17985)、「𠂔」《合》(22454)、「𠂔」《屯》(643)⁴²，下半部从大，像人形，「二」即上字，「口」像人的顛頂，人之上即「天」。⁴³其後文字承襲作「𠂔」〈大孟鼎〉、「𠂔」〈頌壺〉、「𠂔」〈蔡侯盤〉、「𠂔」〈郭店·唐虞之道 16〉、「𠂔」〈上博·容成氏 7〉、「𠂔」〈睡虎地·日書甲種 145 背)⁴⁴，《說文》作「𠂔」，云：「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⁴⁵「𠂔」字言「唐武后作」，《古文四聲韻》「天」字收錄一個字形，寫作「𠂔」《古孝經》⁴⁶，形體近於「𠂔」、「𠂔」、「𠂔」，「𠂔」亦與之相近，又將之與「𠂔」比對，惟筆畫略異。可知「𠂔」係據已有的文字，變易其筆畫而成。此外，墓誌銘所見「天」字作「𠂔」〈大周故新城郡樊太君墓誌銘并序)⁴⁷，出現於天授二年七月十六日，辭例為「天授」，或見作「𠂔」〈武周八品宮人墓誌)⁴⁸，出現於萬歲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辭例為「萬歲通

⁴¹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 160。

⁴² 劉釗、洪飈、張新俊：《新甲骨文編》，頁 2。

⁴³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 年 5 月)，頁 3-4。

⁴⁴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頁 3-4；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12-13；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1。

⁴⁵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陳昌治刻本)，頁 7。

⁴⁶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 82。

⁴⁷ 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臺北：大通書局，1985 年 9 月)，頁 388。

⁴⁸ 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 7

天」，字形同於《集韻》之「𠂔」。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為五類，如《新唐書》之「𠂔」，《續通志》之「𠂔」，胡三省所言之「𠂔」，《宣和書譜》之「𠂔」與《書史會要》之「𠂔」，《通志》之「𠂔」與胡樸安所言之「𠂔」，「𠂔」、「𠂔」、「𠂔」係據古文字的字形而隸定，「𠂔」、「𠂔」、「𠂔」、「𠂔」則是據古文字書寫而略變其筆畫。將其他文獻與墓誌銘「天」字之「𠂔」比對，可知以「𠂔」、「𠂔」的形體最接近「𠂔」。

2. 壘 (○)

《集韻·青韻》：「壘星 𠂔○。桑經切。《說文》萬物之精，上為劉星。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口同。或省。又姓。古作 𠂔。唐武后作○。」⁴⁹

甲骨文作「𠂔」《合》(6063反)、「𠂔」《合》(11488)、「𠂔」《合》(11504)，金文作「𠂔」〈麓伯星父簋⁵⁰〉，《說文》作「壘」，云：「萬物之精，上為劉星。从晶生聲。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𠂔，古文星。𠂔，壘或省。」⁵¹「○」字言「唐武后作」，《古文四聲韻》「星」字收錄二個字形，寫作「○」、「⊙」，言出於《崔希裕纂古》⁵²，據「星」字之「𠂔」、「𠂔」、「𠂔」、「𠂔」的字形，蓋取其間的「○」、「⊙」以為「星」字。墓誌銘「星」字作「⊙」〈史懷訓墓誌⁵³〉，出現於長安二年五月三十日，辭例為「太子列珠星之位」，字形同於《集韻》之「○」。再者，其他文獻所載字形皆寫作「○」，形體與「⊙」相同。

月)，頁 441。

⁴⁹ (宋) 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 242。

⁵⁰ 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頁 393-394；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頁 472。

⁵¹ (漢) 許慎撰，(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陳昌治刻本)，頁 141。

⁵² (宋) 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 121。

⁵³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 266。

3. 正 (𠄎)

《集韻·勁韻》：「正𠄎𠄎正𠄎。之盛切。《說文》是也。从止，一以止。古从二，二古上字。或从一足，足者亦止也。古亦作𠄎。唐武后作𠄎。」⁵⁴

甲骨文作「𠄎」《合》(644)，金文作「𠄎」〈象伯或簋蓋〉、「𠄎」〈毛公鼎〉、「𠄎」〈王孫遺者鐘〉、「𠄎」〈龜公華鐘〉、「𠄎」〈禾簋〉⁵⁵，《說文》作「𠄎」，云：「是也。从止，一以止。𠄎，古文正，从二，二，古上字。𠄎，古文正，从一、足，足者，亦止也。」⁵⁶「𠄎」字言「唐武后作」，《古文四聲韻》「正」字收錄「𠄎」，言出於《崔希裕纂古》⁵⁷，字形同於「𠄎」。據从止之字，如唐代「正」字之「𠄎」〈李壽墓誌〉、「𠄎」〈董本墓誌〉、「𠄎」〈張玄封墓誌〉、「𠄎」〈李臯妻墓誌〉，北齊「武」字之「武」〈竇泰墓誌〉、唐代之「武」〈楊孝恭碑〉，唐代「歲」字之「歲」〈石經五經〉、「歲」〈張公佐墓誌〉、「歲」〈任紫宸墓誌〉，唐代「歸」字之「歸」〈李神符碑〉、「歸」〈玄元靈應頌〉、「歸」〈潘基墓誌〉等⁵⁸，可知「正」字的演變係由「𠄎」→「𠄎」→「𠄎」→「𠄎」→「𠄎」→「𠄎」，若將「𠄎」字上半部的一橫作一撇，並將豎畫往上貫穿筆畫，則寫作「𠄎」，又因从「止」之字，在演變過程中或由「𠄎」寫作「𠄎」，可知「𠄎」可寫作「𠄎」，進而又寫作「𠄎」。墓誌銘所見「正」字有四種字形，寫作「𠄎」、「𠄎」、「𠄎」、「𠄎」，後三者依序出現於天授三年正月廿九日、長壽三年四月十七日與萬歲通天元年正月十日，辭例為「正直光乎晉史」、「正以當官」與「成家道之正位」。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為三類，一般

⁵⁴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606。

⁵⁵ 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頁89；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頁88-90。

⁵⁶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陳昌治刻本)，頁39。

⁵⁷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119。

⁵⁸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頁631，頁633，頁635，頁637。

多寫作「𠂔」，然《通志》收錄作「𠂔」、「𠂔」，胡樸安著錄作「𠂔」、「𠂔」，「𠂔」的形體與「𠂔」相同。寫作「𠂔」的形體，亦見於从𠂔从正从主之「聖」字，如「𠂔」〈王誨墓誌〉，亦可寫作「𠂔」〈王誨墓誌〉。⁵⁹此外，从正的「征」字亦見作「𠂔」〈莫休墓誌〉⁶⁰，可知當時的人書寫从「正」之字時亦會受到這些字形的影響。

4. 月（囧）

《集韻·月韻》：「月囧。魚厥切。《說文》闕也。太陰之精，象形。唐武后作囧。」⁶¹

甲骨文作「𠂔」《合》（137 正）、「𠂔」《合》（2890），金文作「𠂔」〈遼簋〉⁶²，《說文》作「𠂔」，云：「闕也，大陰之精，象形。」⁶³「囧」字言「唐武后作」，內部从「子」。此外，據墓誌銘所見「月」字有二種字形，一種寫作「𠂔」〈王里奴墓誌〉、「𠂔」〈張樹生墓誌〉⁶⁴，依序出現於載初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與長壽元年十月十一日，辭例為「八月」、「臘月」，或作「𠂔」〈大周常州司法軍事柳君（崇約）故太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銘并序〉⁶⁵，出現於天授二年正月十八，辭例為「九月」；另一種寫作「𠂔」〈王誨墓誌〉、「𠂔」〈史懷訓墓誌〉，依序出現於聖曆三年四月五日與長安二年五月三十日，辭例為「二月」、「五月」。⁶⁶又據《千唐誌齋藏誌》收錄的資料，作

⁵⁹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 257。

⁶⁰ 同前註，頁 255。

⁶¹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 677。

⁶² 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頁 395；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頁 473。

⁶³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陳昌治刻本），頁 141。

⁶⁴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 219，頁 226。

⁶⁵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 月），頁 377。

⁶⁶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 257，頁 266。

「𠄎」者，已出現於編號 376，即天授元年的〈周右豹韜衛倉曹參軍裴公夫人王氏墓志銘并序〉，直至編號 447 的「月」字皆寫作「𠄎」的形體，作「𠄎」者則出現於編號 448，即聖曆元年的〈大周故行慶州弘化縣尉上騎都尉暢懷禎之靈柩〉，直到編號 514 皆作「𠄎」的形體⁶⁷；《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作「𠄎」者，出現於編號 81，即載初元年的〈田僧墓誌〉，直至編號 94 的「月」字皆寫作「𠄎」的形體，作「𠄎」者則出現於編號 96，即聖曆二年的〈關智墓誌〉，直到編號 106 皆作「𠄎」的形體⁶⁸，可知「𠄎」即史書所載為載初元年所頒佈的新字，「𠄎」為聖曆元年頒佈之字。董作賓與王恒餘指出「匚」與「〇」係月亮的外形，兼具圓缺，內部的「出」或為兔、蟾的形體⁶⁹，施安昌從武后登基與宗教的層面解釋，指出武后因借《大雲經》登基，大力宣揚佛教，故以為內部為梵文「万（𠄎）」字，又言「匚」為新月，內部的「出」為蟾蜍的形體⁷⁰，從上列的圖片所示，「匚」與「〇」視為月亮的外形，應無疑問，至於內部之形是否為兔、蟾蜍的形體，或為梵文「万（𠄎）」字，若將之對應「日」字之日中有金烏或鳳的意涵，蓋亦為後人的附會誤解。又《古文四聲韻》「月」字收錄一個字形，寫作「𠄎」，言出於《崔希裕纂古》⁷¹，內部形體作「𠄎」，據「日」字考證，可知大徐本「日」字古文作「𠄎」，字義為「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小徐本作「𠄎」，日、月的字義有別，在字形上亦有區別，疑「𠄎」字內部寫作「𠄎」，有幾種可能的因素，一係為與「𠄎」的「𠄎」或「𠄎」的「𠄎」區別形體，二係「𠄎」字的誤寫，若將「𠄎」之「𠄎」省易筆畫，可以寫作「𠄎」，故疑「𠄎」為「𠄎」字的訛形。又據大徐本「子」字作「𠄎」⁷²，《古文四聲韻》作「𠄎」《古孝經》、「𠄎」

⁶⁷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千唐誌齋藏誌》，頁 376-514。

⁶⁸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 216-274。

⁶⁹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 458。

⁷⁰ 施安昌：《關於武則天造字的錯誤與結構》，頁 89。

⁷¹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 298。

⁷²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陳昌治刻本），頁 309。

《汗簡》⁷³，疑「囿」字或源於「𠄎」，因隸定時誤以「𠄎」爲「子」，遂產生「囿」。⁷⁴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爲五類，如《新唐書》、胡三省、《宣和書譜》、《書史會要》、《續通志》之「囿」，字形同於「囿」；其餘四種形體爲《通志》之「𠄎」、「𠄎」與胡樸安所言之「𠄎」、「𠄎」。將「𠄎」與「𠄎」比對，二者的形體相近，又較之於「𠄎」，內部所从之「𠄎」、「𠄎」應同爲一字，作「𠄎」者係「𠄎」的訛寫；將「𠄎」、「𠄎」與「𠄎」相較，「𠄎」的內部爲「出」，「𠄎」、「𠄎」分別从「甲」、「田」，可知「甲」、「田」爲「出」之誤。

(三) 新造的文字

1. 初 (𠄎)

《集韻·魚韻》：「初𠄎。楚居切。《說文》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唐武后作𠄎字。」⁷⁵

「𠄎」字言「唐武后作」，據墓誌銘所見「初」字有三種字形，第一種寫作「𠄎」〈田僧墓誌〉、「𠄎」〈王愼墓誌〉⁷⁶，依序出現於載初元年七月八日與天授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爲从天从田从人从土的會意字，辭例爲「載初」、「陸鴻初漸」；第二種寫作「𠄎」〈唐法眞墓誌〉⁷⁷，出現於載初元年臘月十八日，爲从天从目从人从工的會意字，辭例爲「載初」；第三種寫作「𠄎」〈關智墓誌〉⁷⁸，出現於聖曆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爲从天从明从人从土的會意字，辭例爲「爰自初筭」，即董作賓與王恒餘指出字形爲「暗示『天(𠄎)明人土』即

⁷³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152。

⁷⁴ 陸錫興指出「古籍上的『囿』，是『口』中有『子』，『子』是『𠄎』草寫形訛，以訛傳訛，『囿』誤在版本而非碑刻。」其言可參。陸錫興：〈論武則天制字的幾個問題〉，頁123。

⁷⁵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66。

⁷⁶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216，頁224。

⁷⁷ 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頁417。

⁷⁸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250。

天下光明，照耀人間土地，意指其享有之天下，皆光明燦爛也」⁷⁹的形體。據墓誌銘所示，大多寫作从天从田从人从土之形，可知「𡗗」、「𡗘」為「𡗙」的變體。將「𡗙」與「𡗘」比對，「𡗘」內部為眚人土，所从之「眚」為「田」之誤；「𡗙」內部為眚人工，「眚」為「田」之誤，「工」為「土」之誤。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為四類，如《宣和書譜》之「𡗘」、《書史會要》之「𡗘」，《通志》之「𡗘」，《續通志》之「𡗘」，胡樸安所言之「𡗘」，亦皆為从天从田从人从土的訛寫。

2. 臣（𡗙）

《集韻·真韻》：「臣𡗙。《說文》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一曰：『男子賤稱』。唐武后作𡗙。」⁸⁰

「𡗙」字言「唐武后作」，蓋以忠心不貳之意，另造从一从忠的會意字，董作賓與王恒餘指出其用意係「使臣下對后忠心如一，不得存二意，因其廢唐稱周，恐臣民不服，遂以𡗙為臣，示為其臣，必需忠貞耳。」⁸¹其言可參。此外，據墓誌銘所見「臣」字作「𡗙」〈大周故新城郡樊太君墓誌銘并序〉⁸²，出現於天授二年七月十六日，辭例為「忠臣」，或見作「𡗙」〈史懷訓墓誌〉⁸³，出現於長安二年五月三十日，辭例為「佐命功臣」，字形近同於《集韻》之「𡗙」，其間的差異，係「忠」字上面的一筆或作「一」，或寫作「𠄎」。其他文獻所載字形或作「𡗙」，或寫作「𡗙」，上半部的筆畫雖有「一」與「𠄎」的差異，皆為「一」字，字形與「𡗙」相符。

3. 人（𡗙）

《集韻·真韻》：「人𡗙。而鄰切。《說文》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古作

⁷⁹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467。

⁸⁰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117。

⁸¹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464。

⁸² 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頁388。

⁸³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266。

同。唐武后作𠄎。」⁸⁴

「𠄎」字言「唐武后作」，蓋以一生爲人之意，另造从一从生的會意字。此外，墓誌銘所見「人」字「𠄎」〈大周故行慶州弘化縣尉上騎都尉暢懷禎之靈柩〉⁸⁵，出現於聖曆元年二月十一日，辭例爲「朱夫人」，或作「𠄎」〈王誨墓誌〉⁸⁶，出現於聖曆三年四月五日，辭例爲「潞城縣人」，字形同於《集韻》之「𠄎」。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爲三類，如《宣和書譜》、《書史會要》與胡三省所言之「𠄎」，字形同於墓誌銘所見之「𠄎」；《續通志》之「𠄎」與胡樸安所言之「𠄎」，爲誤寫之形。又《古文四聲韻》於「人」字收錄一個字，寫作「𠄎」，言出於《籀韻》⁸⁷，亦爲「𠄎」之訛。

4. 君（𠄎）

《集韻·文韻》：「君𠄎𠄎𠄎。拘云切。《說文》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一曰：『羣也，下之所歸也。』古作𠄎𠄎𠄎。唐武后作𠄎。」⁸⁸

「𠄎」字言「唐武后作」，爲𠄎、𠄎、口組成的會意字。墓誌銘有三種字形，第一種寫作「𠄎」〈齊州長史楊君墓誌〉，出現於載初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辭例爲「楊君」；第二種寫作「𠄎」〈大唐故韓王府記室參軍元君墓誌銘〉，出現於載初元年十一月五日，辭例爲「元君」⁸⁹；第三種寫作「𠄎」〈王里奴墓誌〉⁹⁰，出現於載初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辭例爲「君性好林泉」。將「𠄎」與「𠄎」相較，「𠄎」省略上半部的若干筆畫。董作賓與王恒餘言「《大雲經》疏作𠄎，近似，按應作𠄎。……意指其爲君，乃天賜大吉，及天

⁸⁴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117。

⁸⁵ 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頁448。

⁸⁶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257。

⁸⁷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61。

⁸⁸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131。

⁸⁹ 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武后新字字譜》，頁277。

⁹⁰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220。

下大吉兩意。」⁹¹將之與「𩇛」比對，其言「君」字應作「𩇛」爲是。又據之與「𩇛」相較，可知「𩇛」爲「𩇛」之誤。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爲三類，如《新唐書》、《宣和書譜》、《書史會要》與胡三省所言之「𩇛」，《續通志》之「𩇛」，胡樸安所言之「𩇛」，「𩇛」字所从之「𩇛」，爲「𩇛」之誤，至於「𩇛」、「𩇛」的形體與「𩇛」相近，疑因抄寫致使筆畫略異，使得內部形體寫作「𩇛」、「𩇛」。

5. 年（𩇛）

《集韻·先韻》：「𩇛年𩇛。寧顛切。《說文》穀熟也。引《春秋傳》『大有年』。或作年。唐武后作𩇛。亦書作𩇛。」⁹²

「𩇛」字言「唐武后作」，以形聲之「𩇛」爲讀音，另造从千从千从力从力的會意字。此外，墓誌銘所見「年」字有四種字形，第一種寫作「𩇛」〈唐故廉州封山縣令爨府君（古）墓誌銘〉⁹³，爲千千力力的形體，出現於天授二年十月十二日，辭例爲「天授二年」，字形同於《集韻》之「𩇛」；第二種作「𩇛」〈唐故南州刺使杜府君（舉）誌文并序〉⁹⁴、「𩇛」〈王軌墓誌〉⁹⁵，寫作千千刀刀的形體，依序出現於天授二年二月七日與長壽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辭例爲「天授二年」、「二年」；第三種寫作「𩇛」〈王軌墓誌〉，爲千千万万的形體，辭例爲「六年」，據董作賓與王恒餘言「意在己大周長久不墜，得享千千万万年，與秦始皇欲其子孫萬世爲君意同。」⁹⁶第四種寫作「𩇛」⁹⁷，亦爲千千万万的形體，出現於載初元年臘月二十五日，辭例爲「麟德二年」，因

⁹¹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470。

⁹²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161。

⁹³ 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頁391。

⁹⁴ 同前註，頁381。

⁹⁵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228。

⁹⁶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463。

⁹⁷ 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武后新字字譜》，頁281。

將「万万」的橫畫接連，遂由「𠄎」寫作「𠄎」。《賓退錄》言「千千萬萬為年」，「萬」字之異體為「万」，「力」、「刀」係借用「千」字的橫畫而作「万」⁹⁸。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為三類，如《新唐書》、《續通志》與胡三省、胡樸安所言之「𠄎」，《通志》之「𠄎」，《宣和書譜》與《書史會要》之「𠄎」，將此三類的文字與「𠄎」相較，「𠄎」除了省減下半部之「千」的起筆橫畫外，並將「力」寫作「刀」，「𠄎」將「力」寫作「刀」，「𠄎」係省減下半部之「千」的起筆橫畫。

6. 載（𠄎）

《集韻·代韻》：「載𠄎。《說文》乘也。一曰：『年也。唐虞曰載。』一曰：『則也，事也』。唐武后作𠄎。」⁹⁹

「𠄎」字言「唐武后作」，據墓誌銘所見「載」字作「𠄎」與「𠄎」〈田僧墓誌〉¹⁰⁰、「𠄎」〈王里奴墓誌〉¹⁰¹，分別出現於載初元年七月八日與八月二十九日，辭例皆為「載初」，該字下半部多寫作「𠄎」，「𠄎」即乾坤之「坤」¹⁰²，作「𠄎」者為「𠄎」的省寫。將「𠄎」、「𠄎」與「𠄎」比對，可知「𠄎」應為「𠄎」的隸定。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為四類，如《新唐書》與胡三省所言之「𠄎」，《通志》之「𠄎」、胡樸安所言之「𠄎」，《宣和書譜》與《書史會要》之「𠄎」，《續通志》之「𠄎」，「𠄎」、「𠄎」、「𠄎」亦為「𠄎」之誤，又《宣和書譜》與《書史會要》、《續通志》另收錄「戴」

⁹⁸ 「借用筆畫」，係指在偏旁組合時，原本的甲偏旁與乙偏旁具有某一筆相同或相近的橫畫或豎畫，在書寫時可因借用而省減筆畫，但在書寫時甲或乙偏旁誤寫為筆畫少而形近的丙偏旁，此時的丙偏旁為完成偏旁的組合，故向甲或乙偏旁借用筆畫。

⁹⁹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 535。

¹⁰⁰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 216。

¹⁰¹ 同前註，頁 219。

¹⁰² 「𠄎」為乾坤之「坤」的說法，參見陸錫興：〈論武則天制字的幾個問題〉，頁 124；張涌泉：〈敦煌寫卷武周新字疏證〉，頁 227。

字，依序寫作「𩇑」、「𩇒」、「𩇓」，字形近於「𩇔」，可知「𩇑」、「𩇒」、「𩇓」應為「載」字，記作「𩇑」、「𩇒」或為書手抄寫之誤。又《古文四聲韻》「載」字收錄一個字形，寫作「𩇔」，言出於《崔希裕纂古》¹⁰³，較之於「𩇔」，蓋為誤寫。

7. 照（𩇕）

《集韻·笑韻》：「照炤昭𩇕。之笑切。《說文》明也。或从火。亦省。唐武后作𩇕。」¹⁰⁴

「𩇕」字言「唐武后作」，以形聲之「照」為讀音，另造从明从空的會意字。董作賓與王恒餘指出「𩇕」字「明居上，空居下，意取光明照耀空間（天空）。取之為名，即喻己之光明、大德、照滿天下，為崇己、服人之意。」¹⁰⁵其言可從。「𩇕」字於墓誌銘中尚未見，據金簡所見作「𩇕」〈武則天金簡〉¹⁰⁶，从田从空，又據上列《舊唐書·則天皇后》言「神皇自以『𩇕』字為名」，可知此字應僅限「武𩇕」之用。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多寫作「𩇕」，《通志》載為「𩇕」，胡樸安記為「𩇕」，字形从田从空，與「𩇕」相同。

8. 聖（𩇖）

《集韻·勁韻》：「聖𩇖。式正切。《說文》通也。古作𩇗。唐武后作𩇖。」¹⁰⁷

「𩇖」字言「唐武后作」，以形聲之「聖」為讀音，另造从𠂔从正从主的會意字，據《賓退錄》載錄「長正主」為「聖」，又《正字通·長部》「𠂔」字云：「長字在旁之文。髟、髮諸字从此。」¹⁰⁸可知「𠂔」為「長」字的異體。

¹⁰³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碧琳瑯館叢書本），頁163。






















¹⁰⁴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580。

¹⁰⁵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457-458。

¹⁰⁶ 田凱、黃林納、杜安編著：《武則天金簡》（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3月），頁35。




¹⁰⁷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606。

¹⁰⁸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續：《正字通》，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清畏堂藏板），頁649。

墓誌銘所見「聖」字有五種字形，第一種爲「」（大周故傅君（思諫）墓誌銘并序）¹⁰⁹，出現於聖曆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種作「」（大周上柱國高君墓誌銘并序）¹¹⁰，出現於聖曆元年十月二日，第三種作「」（關智墓誌）¹¹¹，出現於聖曆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四種寫作「」（王誨墓誌）¹¹²，出現於聖曆三年四月五日，第五種作「」（王誨墓誌），辭例皆爲「聖曆」，第二、四的字形从县从正从主，第一、三、五的字形將「主」寫作「王」。「」的字形同於《集韻》之「」。董作賓與王恒餘指出此新字係「寓其爲正統女主，得以長久之意。」¹¹³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爲四類，如胡三省所言之「」，《續通志》之「」，《宣和書譜》之「」、《書史會要》之「」，《通志》與胡樸安所言之「」，各字所見之「县」與「」字相同，「」之「垂」係「」之誤，「」右側下半部之「土」爲「主」之誤，「」、「」右側上半部的「」爲「正」之誤，「」下半部之「土」爲「主」之誤，右側上半部的「」爲「正」之誤。

9. 證（）

《集韻·證韻》：「證。諸應切。《說文》告也。唐武后作。」¹¹⁴

「」字言「唐武后作」，然《賓退錄》載錄「永主久王」爲「證」，「證」字作「」，董作賓與王恒餘指出「永主久王」係「寓主可以永久安全，取吉祥之意。」¹¹⁵墓誌銘所見「證」字作「」（大周唐故左戎衛右郎將古君夫人匹婁氏（煥德）墓誌并序）¹¹⁶，出現於證聖元年正月十八日，辭例爲「證

¹⁰⁹ 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頁449。

¹¹⁰ 同前註，頁450。

¹¹¹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250。

¹¹² 同前註，頁257。

¹¹³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368。

¹¹⁴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608。

¹¹⁵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頁467。

¹¹⁶ 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頁422。

聖」，字形从永主人王，將「𦵏」與「𦵏」比對，可知「𦵏」爲訛寫，「永主久王」亦爲非。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爲三類，如《宣和書譜》、《續通志》與胡三省所言之「𦵏」，《書史會要》之「𦵏」，《通志》之「𦵏」、胡樸安所言之「𦵏」，較之於「𦵏」，亦爲誤寫的形體。

10. 授（𦵏）

《集韻·宥韻》：「授𦵏𦵏。承呪切。付也。又姓。𦵏。唐武后改作𦵏。」¹¹⁷又宋本《集韻·宥韻》作「授𦵏𦵏。承呪切。付也。又姓。亦作𦵏。唐武后改作𦵏。」¹¹⁸

述古堂影宋鈔本載錄爲「𦵏」，宋本記爲「𦵏」，皆言「唐武后改作」，又宋本另收錄一字作「𦵏」，與述古堂影宋鈔本的「𦵏」字相近，其間的差異，係右側上半部的形體一作「久」，一作「久」。墓誌銘所見「授」字有三種字形，第一種爲「𦵏」¹¹⁹，出現於天授二年正月十八日，辭例爲「天授」，右側下半部爲「𦵏」；第二種作「𦵏」〈王慎墓誌〉¹²⁰，出現於天授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辭例爲「天授」；第三種寫作「𦵏」〈大周故文林郎上柱國董君（本）墓誌并序〉、「𦵏」〈大周故行慶州弘化縣尉上騎都尉暢懷禎之靈柩〉¹²¹，右側下半部爲「𦵏」，依序出現於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與聖曆元年二月十一日，辭例爲「天授」、「授上騎都尉」。張涌泉指出「𦵏」字「从禾、久、九、王」，可能是規範的字形，至於將「九」寫作「几」應爲「字形整體規範協調的結果」，該字「寓指天賜嘉禾、新生大周王朝天長地久。」¹²²其言可從。據墓誌銘的字形，可知應以宋本之「𦵏」爲是。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

¹¹⁷（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 614。

¹¹⁸（宋）丁度等：《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5 月，宋本），頁 176。

¹¹⁹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武后新字字譜》，頁 808。

¹²⁰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頁 216，頁 224。

¹²¹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頁 395，頁 448。

¹²²張涌泉：《敦煌寫卷武周新字疏證》，頁 222。

爲四類，如《續通志》之「𦉳」，《宣和書譜》之「𦉳」、《書史會要》之「𦉳」，《通志》之「𦉳」與「𦉳」，胡樸安所言之「𦉳」，將這些字形與「𦉳」比對，右側所見之「𦉳」、「𦉳」、「𦉳」、「𦉳」皆爲「𦉳」的誤寫。

(四) 誤識為新造的文字

1. 生 (𦉳)

《集韻·庚韻》：「生𦉳。師庚切。《說文》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又姓。古作𦉳。唐武后作𦉳。」¹¹⁸

「𦉳」字言「唐武后作」，然據「月」字考證，「月」字在墓誌銘中有二種字形，一爲「𦉳」，一爲「𦉳」，「𦉳」即「𦉳」字，可知《集韻》係將「月」字之「𦉳」誤作「生」字。其他文獻所載字形可分爲二類，如《宣和書譜》與《書史會要》之「𦉳」，以及《續通志》之「𦉳」；「𦉳」尙未見於墓誌銘，應非武則天時期所造之字，也可能是「𦉳」字的誤寫。

四、結語

據墓誌銘所示，「天 (𦉳)、地 (𦉳)、日 (⊙)、月 (⊕)、星 (○)、君 (𦉳)、臣 (𦉳)、載 (𦉳)、初 (𦉳)、年 (𦉳)、正 (𦉳)」十一個字始於載初元年新造，「授 (𦉳)」字爲天授元年新造，「證 (𦉳)、聖 (𦉳)、國 (𦉳)」三字爲證聖元年新造，「人 (𦉳)、月 (𦉳)」二字爲聖曆元年新造，又「照 (𦉳)」字據史書所載爲載初元年新造之字；其次，進入神龍元年，武后新造的文字大多不再使用。¹¹⁹

¹¹⁸ (宋) 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頁 231-232。

¹¹⁹ 關於武后所造新字的分期研究，施安昌亦有論述，參見施安昌：〈從院藏拓本探討武則天造字〉，頁 30-38。

此外，寫作「囿」的「國」字，於宋代時的大理國文書中依舊使用，可知新造的「囿」字，未因武周的終結而立即消失，仍於後世使用甚久。

《集韻》標注「唐武后作」或「唐武后改作」者共計十八個字，將其字形與其他的字書及唐代的墓誌銘等資料比對，發現這十八個字的來源可分為四大類，臚列於下表，以清眉目：

類 別	字 例
以前有所承的文字爲新字	地（塋）、日（囧）、國（囿）
據已有的文字變易或增減筆畫爲新字	天（𠂔）、壘（○）、正（𠂔）、月（囧）
新造的文字	初（𠂔）、臣（𠂔）、人（𠂔）、君（𠂔）、季（𠂔）、載（𠂔）、照（𠂔）、聖（𠂔）、證（𠂔）、授（𠂔）
誤識爲新造的文字	生（𠂔）

從比對後的結果，可知這些文字形體與墓誌銘的文字相符者，僅爲地（塋）、日（囧）、國（囿）、正（𠂔）、天（𠂔）、壘（○）、臣（𠂔）、人（𠂔）、季（𠂔）、載（𠂔）、聖（𠂔）、授（𠂔）等字。此外，在「新造的文字」中，據上列的討論可知所造之字若筆畫繁複或是組成的偏旁複雜，後世的字書或是相關文獻載錄時往往多有訛誤。

其次，《古文四聲韻》收錄地（塋）、國（囿）、正（𠂔）、壘（○）、月（囧）、載（𠂔）等字，言出於《崔希裕纂古》，天（𠂔）字出於《古孝經》，人（𠂔）字出於《籀韻》。據上列的討論，「囧」、「𠂔」、「𠂔」、「𠂔」四字的形體，與唐代墓誌銘的文字有所差異。「𠂔」的筆畫略異於「𠂔」；「月」字寫作「囧」，或爲「𠂔」的誤寫，或爲與「囧」之「𠂔」或「𠂔」之「𠂔」的形體區別；「𠂔」爲「𠂔」之訛；「𠂔」爲「𠂔」之誤。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許慎撰，(南唐)徐鍇撰：《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2月，祁嵩藻刻本)。
-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陳昌治刻本)。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
-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張氏澤存堂本)。
- (後晉)劉昫等奉敕撰，(清)沈德潛等考證：《舊唐書》，收入(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丁度等：《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11月，述古堂影宋鈔本)。
- (宋)丁度等：《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5月，宋本)。
- (宋)王欽若等奉敕撰：《冊府元龜》，收入(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臺北：啓明書局，1960年5月)。
-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4月)。
- (宋)夏竦著：《古文四聲韻》(臺北：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5月，碧琳瑯館叢書本)。
- (宋)郭忠恕編，(宋)夏竦編，(民國)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9月)。
- (宋)趙與時撰：《賓退錄》(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6月)。

- (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清)沈德潛、葉西等考證：《新唐書》，收入(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鄭樵撰：《通志》，收入(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撰人不詳：《宣和書譜》(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續：《正字通》，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清畏堂藏板)。
- (明)陶宗儀著：《書史會要》(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11月)。
- (清)吳任臣輯：《字彙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清康熙五年彙賢齋刻本)。
- (清)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續通志》，收入(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編：《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
- 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 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
- 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
- 中國文物研究所、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11月)。
- 中國文物研究所、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貳)》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0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
- 王仁波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第一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 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8月）。
- 王思禮、印志華、徐良玉、賴非、蕭夢龍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江蘇山東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田凱、黃林納、杜安編著：《武則天金簡》（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3月）。
- 吳鋼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第三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誌編輯組編，孟繁峰、劉超英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北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
- 南京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南京歷代碑刻集成》（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1月）。
- 故宮博物院、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
- 故宮博物院編，郭玉海、方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歷代墓誌匯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7月）。
-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 洛陽古代藝術館編，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

-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9月）。
- 孫蘭風、胡海帆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大學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
-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3月）。
-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年5月）。
- 郝本性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南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 張希舜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山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張寧、傅洋、趙超、吳樹平、徐秉琨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卷附遼寧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3月）。
-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10月）。
- 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7月）。
- 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
- 潘重規主編：《龍龕手鑑新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6月，四部叢刊續編影宋刊本）。
- 諸史家編：《中國歷代墓誌大觀》（臺北：大通書局，1985年9月）。
- 穆舜英、王炳華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新疆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二) 期刊論文

- (日) 常盤大定：〈武周新字の一研究〉，《東方學報》第6冊（1936年2月），頁5-42。
- 王三慶：〈敦煌寫卷中武后新字之調查研究〉，《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頁437-464。
- 王三慶：〈論武后新字的創制與興廢兼論文字的正俗問題〉，《成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05年12月），頁95-120。
- 王維坤：〈武則天造字的分期〉，《文博》第4期（1998年），頁64-68。
- 何漢南：〈武則天改制新字考〉，《文博》第4期（1987年），頁63-67。
- 李君明：〈武則天改字淺識〉，《北方論叢》第6期（2004年），頁130-131。
- 李靜杰：〈關於武則天「新字」的幾點認識〉，《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97年），頁56-60。
- 施安昌：〈武周新字「囿」制定的時間——兼談新字通行時的例外〉，《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1991年），頁60-64。
- 施安昌：〈武則天造字之訛變——兼談含「新字」文物的鑑別〉，《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92年），頁58-62。
- 施安昌：〈從院藏拓本探討武則天造字〉，《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83年），頁30-38。
- 施安昌：〈關於武則天造字的錯誤與結構〉，《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84年），頁84-90。
- 常萍：〈武周新字的來源及在吐魯番墓志中的變異〉，《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6年），頁95-100。
- 張涌泉：〈敦煌寫卷武周新字疏證〉，《中國文字學報》第7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7月），頁209-232。
- 梅應運：〈敦煌石室經卷題記之研究〉，《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八期（1966年9月），頁235-290。
- 郭也生：〈武則天造字〉，《文史知識》第5期（1982年），頁113。
- 陸錫興：〈論武則天制字的幾個問題〉，《中國文字研究》第14輯（鄭州：大

象出版社，2011年3月），頁120-127。

董作賓、王恒餘：〈唐武后改字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下冊》第34本（1963年12月），頁447-476。

齊元濤：〈武周新字的構形學考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5年），頁78-81。

盧善煥：〈關於武則天造字的幾個問題〉，《文史知識》第11期（2011年），頁100-107。

闕慧琳：〈武周新字通行和消亡過程中的幾個問題〉，《文教資料》第35期（2018年），頁51-53。

（三）論文集論文

（日）佐佐木利三：〈日本金石文に見えむ則天文字〉，《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東方學論集》（京都：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會，1982年12月），頁201-210。

（日）藏中進：〈則天文字の成立とその本邦將來——『千唐誌齋藏誌』拓影墓誌を中心にして——〉，《和漢比較文學研究の構想》（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3月），頁161-188。

宋建華：〈唐代墓誌銘中武后新字之調查——以《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為範疇〉，《許燦輝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9月），頁379-412。

（四）學位論文

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8月）。

張敏：《唐代隸書碑刻異體字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s “New Words in the Wu Zetian Period” included in *Ji Yun*

Chen,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Ji Yun*, there are 18 characters marked as “created by Empress Wu of the Tang Dynasty” or “altered by Empress Wu of the Tang Dynasty.” While comparing these characters with other dictionaries, epitaphs of the Tang Dynasty, it is found that their origi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1. The new characters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such as 地 (塋)、日 (囧)、國 (囧); 2. Change,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stroke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characters to create new characters, such as 天 (𠂇)、壘 (〇)、正 (𠂇)、月 (囧); 3. New characters, such as 初 (𠂇)、臣 (𠂇)、人 (𠂇)、君 (𠂇)、季 (𠂇)、載 (𠂇)、照 (𠂇)、聖 (𠂇)、證 (𠂇)、授 (𠂇); 4. Characters that are misread as new characters, such as 生 (𠂇). The twelve characters with a similar glyph to the epitaph are 地 (塋)、日 (囧)、國 (囧)、正 (𠂇)、天 (𠂇)、壘 (〇)、臣 (𠂇)、人 (𠂇)、季 (𠂇)、載 (𠂇)、聖 (𠂇)、授 (𠂇). In addition, due to the complicated strokes or radicals of the newly created characters, many characters recorded in the books or related documents are erroneous.

Keyword: Ji Yun, Tang dynasty, New Words in the Wu Zetian Period, Characters